



88742

四寸陰叢錄卷



寸陰叢錄自序

待罪蓬州地僻事簡公餘讀書偶有所得筆錄之自序
數十年來崎嶇險阻幸得便安之地可以其暇隙從事于
此豈必懸車鄉閭閒隴畝徘徊而後云返初服哉生無百
歲此地此時不可長得遲暮向學亦誠晚矣且以其愚疏
拙狂直數蹈愆尤

聖明皆寬恕而優容之一日之息片刻之安無非

天賜也敢不兢兢以進修自勵哉乃抄爲四卷名之曰寸
陰叢錄云爾

寸陰叢錄

自序

寸陰叢錄目錄

桐城姚瑩展和甫

卷之一

賈生

方正學先生死事

曾子固

衛青尚主年歲

呂夷簡

歷代開基聖主

三游

王介甫

泰階六符

墨子非命

漢藝文志分別諸家

太史公中書令

尚書

古時縣令尊貴

古尚書郎尊貴

古人敬慎卜筮

小學

孔子非周公反政

鄭康成以病道卒

蟾精吐雹

寸陰叢錄

目錄

第五倫

馬融

反支

楊震烏異

吉凶禍福本於歷數

許冲上說文事未可信

卷之二

協韻

洛神賦

肅慎氏

三韓

毗騫國王

人變異類

貢禹

張裔

霹靂手

官當圖人

韓昌黎知兵

海公行軍

選人停年格

唐時馱載價值

杜祁公

唐明皇庭試縣令理人策

唐初官俸用民閒錢

宋廣平不救張燕公

內外官俸祿

蓬州

柳玘戒子弟

九經雕印

地衣

道學之禁

卷之三

天下兵額

捕盜功令

進退武成廟配享諸

後世服制有勝古禮

巡撫

日厯起居注

天子祭五嶽四瀆

田錫上言時弊

張知白言治化

舉子寓貫

漕務

為善不可避名

遼臣罕嘉努

宋仁宗當凶運

寸陰叢錄

目錄

二

韓歐二公上疏

賦稅加耗

宋仁宗疑富弼

范希文復古勤學

卷之四

狄青

仁宗戒言官

富鄭公

韓縝

帝堯薄葬

大舜短身

禹貢

編髮

九江

古帝立子不必嫡長

周太史伯

李克

老子

舒六潛巢

孔子弟子

田文

春申君

謁刺

石慶

張丞相傳

天道

商時四裔方獻令

大戴禮

角 觶

寸陰叢錄

目錄

三



賈生

漢書賈誼傳賈生之死年三十三後四年齊文王薨文帝思賈生言分齊爲六國盡分悼惠王子六人爲王按文帝紀齊分六王在十六年丁丑是時生死已四年蓋死於前十二年也更上溯三十二年當生於高帝六年庚子文帝初立因吳公薦徵賈生年當二十有二故本傳云誼年二十餘最爲少也絳侯周勃實毀之出謫長沙度湘水作甲屈原文所云闕冗尊顯兮讒諛得志是也及絳侯爲人所告逮繫長安獄治賈生乃上書曰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今而有過束縛係縲輸之司寇小吏言罵而榜笞之非所以令眾庶見也一若忘其毀已者以此寸陰叢錄

卷之一

見賈生不以私憾廢公義不獨才任公卿其德量亦不可及然既不至公卿而且不壽何哉

方正學先生死事

明人陳建著粵濱逸史論方正學先生死事曰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爲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余按周之從容就義誠善矣然考先生本傳六月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此據成祖日錄必不悞也意成祖既納姚廣孝之言城下不殺先生必預戒將士入城先就其家執之故卽於是日下獄成祖紀云谷王諱李景隆等開門納王都城遂陷是日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蓋五十餘人皆平日謀燕

用事之臣平日所切齒者先生是日卽已被執烏得從容死於其家乎且是修以衡府紀善畱京預翰林纂修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京城失守畱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入應天府學自經由不在用事者榜索之列故甚暇也豈與方同其情事哉明人好議論而疏於考實所言非也世傳先生十族之禍以激烈而成亦非當時族誅者眾矣先生至於十族死者八百餘人蓋先生名重天下門人戚友皆習其學成祖深忌之藉是盡殺以滅其口耳此所以族之至於十也先生死事莫詳於鄭曉吾學編明史本傳全取之當時不草詔所以折成祖者辭極嚴正而非激烈足以覘先生所養俗傳皆過爲之辭耳

曾子固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二

曾子固以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充英宗實錄檢討官皆清高內職也而罷出知福州召判太常寺旣還內復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屢改外官且自近益遠不樂爲之乃因移滄州過闕上疏盛頌列祖功德欲爲歌頌自擬風人之義得畱判三班院遷史館修譔余謂宋時待臣下最寬厚有禮故得自陳近侍文學之職誠子固所長也然以頌述功德爲辭得毋有微嫌否昌黎諫佛骨表正直之氣千載凜凜及潮州謝上一表殊不厭人心雖蘇長公有無寧乞憐君父之解究爲前後不稱惜翁古文辭類纂錄此二文蓋以文章論耳

衛青尚主年歲

幼時讀漢書疑衛青初爲平陽公主家騎及後貴尚主恐

年不相倫頃細考之乃得其實按青本傳稱元封五年薨而不言其年歲考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始入宮辟上其年大約十五以上青爲其弟當不及十五歲方爲侯家騎從平陽主此侯卽平陽侯曹壽也其姊入宮青初給事建章宮爲大長公主所執囚欲殺之騎郎公孫敖往竄之出上召爲建章監旋爲太中大夫計其年未二十也元朔二年封侯又三年爲大將軍不過三十耳其尙平陽主不知何年以時事推之當在爲大將軍後方貴盛霍去病初貴尙未得竝大將軍之時蓋元狩二三年閒也青是時年三十四五矣平陽主爲武帝姊元狩二年帝年三十六主年稍長蓋年三十七八歲平陽侯曹壽以惡疾就國更以青尙之主年長於青約三四歲耳青死在元封五年年約五十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三

未尙主前已有三子封侯未知主有無所出又按史記功臣侯表平陽侯曹時以孝景四年嗣二十三年薨元光五年共侯襄嗣十六年薨元鼎三年今侯宗嗣今侯太史公作史記時也班表從之元鼎在元狩後中閒并無曹壽嗣侯事意壽尙主時次本當嗣侯而時襄現在及以惡疾就國旣免尙主遂并不得嗣侯耳

呂夷簡

宋仁宗景祐二年參知政事宋綬編修中書總例成四百一十九册上之降詔褒諭呂夷簡嘗奏使綬爲之也夷簡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近世畢秋帆編續通鑑載之余按此卽東坡制策中所謂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者也遵循成例者曹

司之職耳宰相者上輔君德下安黎庶進賢任人黜退不肖乃徒執一例爲之烏足賢乎况其憑權怙寵排擠正人嫉妬賢能哉從古小人排擠善類無不以故事成例爲言庸主不能別擇是非亦以爲成例果足依據也可勝歎哉是時遼以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遼自蕭哈綽爲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北朝宰相之言如此夷簡能無愧死方且助廢郭后擠李迪逐范仲淹孔道輔余靖貶尹洙歐陽修以忠直爲朋黨而傾陷之也仁宗卒莫之悟何哉蓋夷簡本有過人之才又李宸妃死以夷簡之言厚殮帝深德夷簡終身不衰也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四

歷代開基聖主

歷代聖主開基統一區夏其降生也皆在前代極盛之後不必及其危亂也三代以前無論矣漢高祖之生也在秦始皇元年六國猶在二十五年而後統一又十五年而後秦亡唐太宗之生也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又四年煬帝立又十五年而後隋亡宋太祖之生也在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更歷晉漢周三代九主三十四年而後代周明太祖之生也在元明宗天曆元年戊辰更歷文宗順帝二代四十年而後爲明我

太祖高皇帝之生也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更歷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莊烈五代七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誕降又八年而後爲

大清統一之順治元年元太祖之生在金世宗宋孝宗南
北極盛之時稱帝於宋寧宗之開禧二年丙寅更二十二
年夏亡更八年金亡更四十七年而宋始亡以是知天心
不肯遠亾人國也人主祇承天命可不深知所敬畏乎哉

三游

荀悅論三游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
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
俠節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此
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
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
其眞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
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
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
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犇
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
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
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
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
而王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
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
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

夫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苟悅此言司馬溫公取之載入通鑑余謂不但人君凡爲士大夫皆當誦之

王介甫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曰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六

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余按介甫此言制祿之薄不足以養廉恥可爲善矣及異日得志更行新法乃力爲剗克取盈於上而不顧天下之怨咨何耶宋初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正賜錢外皆有公使錢以佐其廚饌不使擾民又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邊諸庫以助公使蓋前代優給大小諸臣祿入之厚未有如

宋者不如介甫所云也豈介甫未執政時於本朝制度尚多未諳而以己意言之耶特其文甚美不可不使人主知耳異時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東坡作詩譏之云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甌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裊踏筵擲雖甚其辭而新法之刻剝臣下與此書大相反矣不獨爲詞臣時盛取言官隨宰相入見及身爲執政乃北之也

泰階六符

東方朔諫武帝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應劭注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元土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護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余按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蘇林謂三能音三台蓋卽東方朔所言之泰階也天官書又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三階不同亦自六星太史公世掌此事而博學淹通嘗以爲據泰階六符雖依託黃帝恐未可信軒轅時何有卿大夫元土之名耶六國秦漢之閒百家言

多矣無不託名古聖以自重其書者漢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似卽此書而不云黃帝經應邵所云不知誰所加也李奇注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墨子非命

墨子有非命篇班固推其本意曰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之善惡余按墨子之言原非無理但見止一隅耳夫命理精微天道去遠本非一端可盡如人之夭壽貧富貴賤各有其數若於其始生卽有造物者命之而無關於人事則人將不必修德積善矣國家開創若於其造邦卽定其祚之修短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八

則治亂皆不以人爲而亂臣賊子皆受命而生矣又何必講求治道勤理民事乎然而天實爲之不可誣也蓋天地萬物無非一氣運行而萬物各受天地之氣運以自爲其生於是其有強弱厚薄靈蠢兼質之不齊壽夭貧富貴賤隨遇而異數天無容心於其閒也如父母之生子豈不欲其有壽無夭有富無貧有貴無賤有強無弱有厚無薄有靈無蠢哉然而不能天之於人亦若是而已不有天安見壽不有貧安見富不有賤安見貴不有弱薄與蠢安見強厚與靈夫氣運流行天亦不能有春秋而無冬夏日月不能有盈滿而無虧蝕山川不能有流峙而無崩竭也况於人乎惟其有之故氣也運也所以爲天也至於人之賢不肖與善惡國之治亂興衰則人事爲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

爲三才也五常三德人之性也實天予之若曰爾無以氣運之窮失其所以爲人也家雖貧賤子不可以不孝父不可以不慈國運雖衰君不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五常之德不失而後三綱立天心順矣氣運雖衰可以稍補辟人之病感乎六氣而藥石治之得理可以去其病而健其身雖氣盡終亦必死而無困苦疾痛之患則藥石之攻烏可已乎人能如此斯可無憾於心無惡於人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彼墨子者惡足以知之

漢藝文志分列諸家不可曉

班固藝文志蓋本之劉歆去輯略而爲六略其序論九流所長及蔽善矣惟所列諸篇亦有不可曉者如周史六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九

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入儒家筦子入道家尸子爲商君之師尉繚子爲商君學不入法家公孫尼不入儒家于長天下忠臣入陰陽家皆本七略而無出入未得其說其詩賦略列屈原以下二十家及劉向王褒爲第一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及張豐朱宇爲第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及華龍路恭爲第三客主以下雜賦十二家爲第四不知分第之意云何豈以工拙次之耶揚雄入第二豈更不若劉廙蔡甲乎雄雖後自悔之而不失爲工也兵書五十三家有孟子一篇不著其名以列陰陽假鬼神爲助蓋非鄒孟子矣

太史公中書令

漢書司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

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
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
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
可以爲正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余
按漢百官表不惟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語並無太史令之
職後漢百官志亦無太史紀時事語豈遷爲太史令得罪
後遂闕其官耶抑或遷憤失職就腐刑辱其先而不列入
表班固作志遂亦因之耶遷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爲太
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則是官固兼天官及紀載二職亦甚重矣百官公卿表
不列之何耶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
厯又云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本傳云遷後爲中書令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十

尊寵任職按百官表少府下云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尙
方御府永巷內官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書謁者等
七官皆有令丞遷爲中書令是內官之尊者前漢時中常
侍諸官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不盡奄人遷又已就腐刑
故爲之後漢宦者列傳云孝武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
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後宦官乃用闔人不復雜
調它士矣若然則漢時中書令不過請奏機事之內官而
後世遂爲宰相非其義矣

尙書

尙書一官古主奏事之職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尙
書尙者奉也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尙書蓋主
奉其事者因少府爲內供奉其職甚親故以中書謁者宦

者僕射中黃門諸中官皆屬焉如今之內務府是矣尙書
本少府之屬不屬中書石顯傳云顯與宏恭皆少坐法腐
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尙書則別於少府之尙書矣下文
蕭望之領尙書事建白以爲尙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蓋自宣帝時卽任
中書官以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恭死顯
代爲令委於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是時少府之尙書權
甚輕表言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爲中謁者令初
置尙書員五人未言所屬按前書賈捐之傳云京兆郡國
首尙書百官本更通蕭望之所言所領則前漢時本別有
尙書主京兆郡國不止少府所屬而表無之後漢百官志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十一

云尙書令一人于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
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尙書文
書眾事尙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尙書事令不在
則奏下眾事尙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尙書四
人分爲四曹常侍曹尙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尙書主郡
國二千石事民曹尙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尙書主外國
夷狄事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
北主客曹凡六曹石本注所言較前表爲備表言成帝置
尙書員五人豈並尙書僕射計之耶蓋蕭望之言成帝始
行之而本注云復故又云承秦所置則前漢武帝以先卽
有之前表未詳范志所以言其職分未悉也

古時郡守縣令皆尊貴二千石無論矣前漢百官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石佐史之秩是爲少吏縣大率方百里後漢百官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明帝紀云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向未解郎官出宰之事今讀百官志乃悉其說志云尙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注引蔡質漢儀曰尙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尙書郎中歲滿稱尙書郎三年稱侍郎客曹寸陰叢錄

卷之一

十一

郎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古諄未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蓋當時之重縣令如此宜漢時吏治之善也唐世猶沿此制昌黎本傳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是也後世以縣令爲卑官而微賤示之自非有志自好者爲之吏治尙可問乎明代有行取之例本朝時有特旨保舉爲縣令者可毋自棄矣

古尙書郎尊貴

今制六部郎中員外保舉始得轉補御史是御史重于部郎也古時不爾蔡質漢官儀曰御史中丞遇尙書丞郎避車執板往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尙書執板對揖稱曰明

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其儀如此按尚書丞郎秩皆四百石而御史中丞秩千石與尚書令同秩爲御史臺率何以敬禮尚書丞郎如此或侍御史遇尚書丞郎之儀耶然侍御史秩六百石亦與尚書同秩也古以尚書喉舌之官其重若此蓋古今官制相去遠矣此以職司而尊之故不論秩耳

後漢時郎官甚多光祿勳屬五官中郎將下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左右中郎將下有左右署郎中郎侍郎虎賁中郎將下有虎賁中郎侍郎羽林中郎將下有羽林郎又號巖郎皆更直宿衛之職也光祿大夫下有議郎則掌顧問應對無常事謁者僕射下有灌謁者郎中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以上諸郎官皆不治民事惟尚書六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三

曹侍郎主郡國公卿事故尚書侍郎皆從三署詣臺侍九年三轉乃得之其公遷爲縣令三臺祖餞以榮之意館陶公主所求郎尚書郎也故明帝難之若他署郎甚眾不難其選矣鄭宏傳云建初中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宏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于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帝從其議然則此制中有改易及宏奏復之傳反以改制爲舊制誤也

漢官儀又云尚書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練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臥旃褥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爇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右見藝文傳注崧附鍾

古人敬慎卜筮

古人行事一準乎義考諸禮且謀諸人矣一毫之疑未定所是必斷以筮龜蓋質諸鬼神也是爲人謀鬼謀敬慎如此世人私欲旣多惟事求福鬼神不以其正鬼神其肯告之乎

小學

古人有小學以對大學言之也有少儀以對儀禮言之少者小也若曰此其學之小者此其儀之小者耳非童子有事之義也然而童子實從事焉爲其淺易也數與方名書契是小學之目也古者必有其書閭里之師口授而誦習之其書已亡矣後世乃有說文之學音韻之學訓詁之學

寸陰叢錄

卷之一

十四

皆後人爲之非孔氏之爲也孔子所用皆古文初不知有李斯程邈何知許慎哉孫炎周舍之倫更不足言矣惟訓詁之說始自爾雅然孔子未嘗言之也或以爲周公所作其中多周公時未有之言則或七十子之所爲歟先儒謂周公作釋言以下或孔子子夏所增足或叔孫通梁文所補益張揖論之世皆遵用云爾陸德明以先儒多億必之說善哉其言然孔子古文旣亡惟說文可正文字之體捨韻書難定音讀之訛非訓詁莫通經文之義則三者實六經之階梯門戶也昔人講之已詳窮年殫精者眾矣擇其善而從之可也守階梯門戶而堂奧仍莫之見焉或反疑堂奧之烏有則此階梯門戶亦安所用之哉今之爲小學者皆不見堂奧反疑爲烏有者也陸子調玩物喪志誠俗

學之鍼砭也哉

孔子非周公反政

三國志注魏將篡漢太史丞許芝等上言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先民也按尸子卽尸佼也以孔子非周公反政爲不聖許芝等賊臣助逆敢于誣毀先聖如此綱目之作烏能己乎守文之君觀此益不可不祇畏天命矣

鄭康成以病道卒

范書鄭康成本傳袁紹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

十陰叢錄

卷之一

五

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傳文如此是其病卒于元城甚明矣及考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又引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余按此裴松之之言也據曹操董卓歌辭以康成無病而卒與范書本傳大異余意曹操與袁紹相持操勢非紹比而禮賢下士紹志得意滿驕慢賓客雖知康成名德爲時所重然徵

之而不能禮且用兵官渡非用經儒之時乃使其子強逼康成隨軍豈禮賢之道乎康成遂以其時病卒故操聞而作歌以甚紹之惡使失人心董卓以比袁紹也乃謂康成行酒而伏地氣絕豈其然乎阿瞞詭詐之言固未足信裴乃引之以爲康成無病而卒非也故當以范書本傳爲實既至元城不進何緣爲人行酒乎不惟誣袁紹并污康成蓋恨其就紹而不附已耳康成家北海之高密地屬青州刺史初爲北海太守孔融所禮及後紹以其子譚爲青州攻逐孔融就其家強逼之行袁曹皆非漢室良臣康成豈肯有所附耶余故表出而辨之

蟾精吐雹

蓬人言近三十年閒有二獵人山行雷雨避大樹下山幻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六

中有深潭見水中若有物動諦之水底平出一棹一椅如公坐狀一小兒雙髻出水底升座以筆東指則黑氣一道自筆端出東升至空而雹大作巨者如盃更西指亦然獵人燃銃擊之雷雨交加小兒公座皆不見明日往視則水面浮一三足蟾大如車輪死矣乃知小兒卽蟾之精也蟾能爲雹不足異乃不畏雷而畏火銃何耶蓋雷與龍皆整蟲陰類之極蟾亦陰精入潛潭底與其同類故不畏之而畏人開火器也獨公座與筆未知其理俟博物者詢之

第五倫

第五倫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貴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呂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余按漢時

太守掾史皆士人爲之所云財貨自達者行賄於太守以自達也家貲千萬復何所求求選舉人京師爲大官耳財貨自達者何知職事曹任非人地方何由治乎爲太守貪受其賕未必止蜀郡而蜀郡尤甚以肥饒故也自古貪國蜀與廣州同稱有以哉

馬融

馬融本傳言其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余按梁冀傳言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冀弟不疑冀諷州部以它事陷之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卽本傳所謂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者也融自謂依附梁氏可安富貴矣豈知權勢之不足依還爲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七

身禍哉謹慎持躬且不能免况奢樂恣淫乎揚雄仕莽徒作美新之文而無補于見收投閣名實俱喪士君子立身可以知所從違矣

反支

范書王符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注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未詳其義

楊震烏異

范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注冠雀卽鸛雀也及爲太尉爲宦官所惡死順帝時改葬於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靈前俯仰

悲鳴淚下露地葬畢飛去注引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余按續齊諧記震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墮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事當如此環矣合此數事觀之鳥之見異於楊氏者前後三事銜鱸之冠雀與臨葬之大鳥豈卽報環之黃雀乎震死年七十餘又歲餘改葬蓋順帝元年丙寅也冠雀銜鱸時震年幾五十在明帝十六七年甲戌乙亥間寶以居攝二年與兩寸陰叢錄

卷之一

六

龔蔣詡俱徵居攝二年丁卯距明帝十六年甲戌六十七年震時未生寶不知若干歲大約不下三四十歲自寶九歲放雀時計蓋百有餘年矣此雀靈異歲深更大且同在華陰理或然也

吉凶禍福本於歷數

張衡應閒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信哉衡斯言也天下萬事吉凶禍福之理無不由於歷數而歷數本於三辰之動天不可見也觀三辰之動以爲天步皆行乎自然之運而天無容心故曰天道無心而成化化則變變而不失其所此所以爲天步也人見其變而不見其所惟上知者知之蓋天

運化變天亦有所不能自己尙賴人爲補之此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爲三才也才者功能之謂也世雖極亂聖人常以定理持之數有窮變而定理不窮不變故自人事言之若理不勝數以天道言之實數不勝理學者可以無惑矣張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倅造化其於人事之吉凶禍福知之審矣猶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而作思元賦其言曰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共夙昔而不貳兮固始終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訾兮懼余身之未勅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其立志自守如此非精於數術者能之乎圖讖之書天子尊之而上書首言其僞宦官之寵天下畏之而勸帝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忠義昭然可謂克踐其言矣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九

京房郭璞皆精術數而忠正立身卒以難死先自知之不爲苟避劉青田能免太祖之殺戮而不能避胡惟庸之毒數在何可逃耶知不可逃則莫如守正以俟之矣

許冲上說文事未可信

說文繫傳載許慎後敘之未有許冲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云云余按後漢儒林許慎本傳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無爲太尉南閣祭酒事豈自郡功曹再遷中事耶然百官志云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千石椽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椽比四百石餘椽比三百石屬比百石又曰黃閣主簿錄省眾事閣下令史主閣下威儀事而無南閣祭酒之名且祭酒非官也史記荀卿傳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祭

酒之稱始此前書伍被傳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
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祀時
唯導長者以酒沃酬師古曰如說是也蘇武傳號稱祭酒
師古曰在祭酒之號所以不擾尊也可見祭酒乃當時尊
長之稱並非官名焉有上書人主妄爲尊長之稱而舍其
淡長之官之理殊爲可疑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
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本傳亦無校書東觀之事又云先帝
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慎本從逵受古學按賈逵
本傳章帝建初元年上半年上書請立左氏傳帝令逵自選公羊
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八年皆拜逵所選弟
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
羨慕焉和帝永元八年爲侍中領騎都尉兼領祕書近署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三

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
禮按慎旣從逵受學能爲說文解字可謂高才矣逵何以
不薦之耶慎以永元十二年庚子成書或永元八年其書
未成逵尙未之見耶及十三年逵已卒矣建光元年爲安
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上距永元十二年庚子已二十二
年矣乃遣冲上其書乎慎本傳惟云慎以五經傳說臧否
不同于是譏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
世而無遺子上其書事許冲云云恐未可信

蔡邕傳云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
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鸞等奏求正
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

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余按熹平四年歲在乙卯上去永元十二年庚子許慎成說文時已七十六年邕等七人不應不見正定六經文字何以不言此書豈但傳于家諸人猶未之見耶汝南陳畱潁川地相去不遠邕與典皆博學何以不奏請此書行之亦不可曉也慎爲馬融所推敬豈當時諸人不重其書耶范書儒林傳言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自後蔡書石經殘毀而說文至宋世大行於今極盛許氏之書意在依合孔氏古文而爲之說雖穿鑿不免而大致得之意其時揚雄訓纂十四篇慎猶及見之也

寸陰叢錄

卷之一

班書藝文志小學十家史籀十篇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八體六技蒼頡一篇本注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成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訓纂一篇揚雄作別字十三篇又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班固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余按班志所載小學諸書東漢時具在也世俗訛謬而通儒如杜林鄭眾馬融服虔賈逵必皆

見之今諸書久亡獨許氏說文在未知於揚雄杜林眾人
之作何如也東漢古文盛行杜林倡學古文者其蒼頡訓
纂及蒼頡故必暢通其說班固續揚雄爲訓纂其書必精
善而說文於班志諸書多未敘及惜莫得而校之也北魏
延昌中陳畱江式上表自言世傳其業歷敘六書古文篆
體較許序尤爲詳博其所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
主及爾雅三蒼凡將方言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
字林等統爲一部惜又亡之范儒林傳言黨人旣誅其高
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
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余按此卽蔡邕所謂俗儒
穿鑿者矣此言蘭臺漆書又杜林傳得古文漆書李賢皆
無注不知漆書如何豈以漆書簡策使不磨滅耶蔡倫傳
寸陰叢錄

卷之一

五

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
簡重並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
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皆和帝元興元年呂後事漆書在
前蓋以漆寫字於竹簡也

協韻

宋吳才老作韻補朱子詩集傳取之以古音讀今字謂之吐韻近世講古韻者譏之余按後漢書趙壹傳窮鳥賦云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李賢注曰西協韻音先邊讓章華臺賦妍媚遞遊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李注化協韻音花然則協韻之說唐初有之不始於宋末學小生妄議朱吳適見其淺陋耳協卽叶也

洛神賦

曹子建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可謂極形容之妙矣余按邊讓章華臺賦形容美人之妙舞寸陰叢錄

卷之二

云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全是子建所本而秋菊春松二語不及榮曜春華四字

肅慎氏

周稱肅慎漢晉稱挹婁元魏稱勿吉唐稱靺鞨宋稱女真又作女直

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成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瑩按息慎卽肅慎也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種眾雖少而多勇力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晉書曰肅慎氏一名挹婁

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有石弩皮骨

之甲植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北史曰勿吉國在
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
最強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落凡七種其一
號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車骨部其四拂涅部其五
號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
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迄於
正光貢使相尋以至於齊不絕隋開皇初遣使貢獻其國
西北與契丹接每相抄掠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者謝然
其國與隋懸隔惟速末白山爲近 金史曰靺鞨本號勿
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靺鞨七部
並同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
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二

肅慎地東濱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眾助高麗拒唐
太宗敗安市開元末年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
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五
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其在南者號熟女真
其在北者號生女真及太祖敗遼女真於境上招諭渤海
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余按
五代史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
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武后時契丹攻北
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
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
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眾四十萬人據挹婁中宗
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

海以此考之是金史所云五京十五府者卽高麗故地而古勿吉七部之速末靺鞨亦并有之古黑水部卽今之黑龍江地古白山卽今之吉林甯古塔地以長白山得名元魏時勿吉本七部其後彼此兼并遂爲速末黑水二部最大黑水又改稱熟女眞生女眞矣

本朝發祥於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其卽古挹婁白山部之地乎漢志及北史所言勇力善射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山林閒不相統一者

本朝初興時俗猶如此蓋相沿久矣肅慎之矢自孔子稱之至今東三省人之射猶無敵于天下不亦宜乎

三韓

後漢東夷列傳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三

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據此是三韓在古朝鮮之南今爲朝鮮之南境與吉林盛京相去遠矣

本朝先定遼東瀋陽而後入關當時從龍之漢人皆遼瀋閒人居多閒有山東人朝鮮歸附不聞有從龍者况三韓懸隔乎往見百文敏自署三韓百齡文敏漢軍也姓張氏不應爲三韓人未知其說按明史言元末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豈文敏之先嘗徙高麗居三韓之地從所移地而稱耶明史朝鮮傳但言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兼并新

羅百濟地而不及三韓又云其國北鄰契丹西則女直南曰日本是三韓之并入朝鮮又在其前久矣續文獻通考曰其國置入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濊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尙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驪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所敘古今地名形勢頗明晰而與文獻通考所云渤海五京十五府不同馬氏通考乃元以前事續考則元以後事也

毗騫國王

南史言梁時有毗騫國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王常樓居不血食寸陰叢錄

卷之二

四

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余按山海之閒人壽長至二三百歲者往往有之或通宿命或曉未來理亦有之不足爲異也當時見者不知其年則以爲自古不死非也此等人終亦必死故隋唐以後外國海舶無復言之近時袁子才作子不語言有見者子才狡獪之言耳古時奉佛諸國今多改奉他教矣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二千年法且滅矣况血肉之軀哉凡諸所言異域事不必盡無亦不必疑訝之耳

人變異類

牛哀李微之變虎僵屍之變旱魃其事非虛也今貴州近

粵西府思州古州一帶常有老人已死子孫埋之月餘或數月其屍復從地中破棺而出徑返其家飲食如故惟不能言語家人養之旬日祝而送之于野變爲異類而去或爲虎豹諸獸不一老婦尤多凡死後變者其生時目必圓人以此辨之知其死後必變矣俗皆以老變婆呼之不爲異也大抵苗獠種類其始生已與人殊或云本以獸類爲人者死後返其本耳然則其死也非變其生而爲人乃其變歟蓋人死必變爲土菴而不死或死而不朽則變異類善者爲禽惡者爲獸其大概也若徐佐卿丁威之化鶴王次仲之化鳥則仙矣

貢禹

貢禹上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五

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呂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貪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豕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爲居

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余按當時上言敢舉本朝祖宗之得失而極論之古人質直敢言如此元帝中主耳能容受而從之且嘉其質直是亦不可及也唐時猶不禁人言祖宗之惡自宋蔡汴蔡京等惡正人君子欲激人主之怒乃以毀謗祖宗爲罪自是以後率多諱禁不得而言之矣

張裔

蜀志張裔傳裔字君嗣丞相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丞相長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丞相寸陰叢錄

卷之二

六

長史耳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其談喁流速皆此類也余按此雖詼諧亦實在情事世之顯貴莫不如此若去其顯貴則迎送無人矣而身爲顯貴者皆以爲敬己豈非愚哉天爵人爵之閒存乎人之自立耳城狐社鼠豈必依附他人之權勢卽因己之權勢而爲之亦當作城狐社鼠觀也安得盡如張君嗣之明悟乎

霹靂手

余令臺灣日同年王檢討道行寫聯語見寄云當官官辦霹靂手作雨兩人菩薩心霹靂手用唐書裴灌傳灌父琰之事謂其迅速人不能猝料也余何能希此若作雨兩人則庶幾鄙志耳世事蹉跎鈍拙轉甚回憶此語能無愧歎

官當圖人人不當圖官此南史何尚之語也時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爲敗風俗顏延之笑爲古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一歎一笑可見古人風俗猶美後世則以圖官爲常事不惟以勢且競以財貨揀柄者舉用一官卽以爲德必取報焉稍有持正自愛者則惡斥之謂此非人情也誰復有歎而笑之者哉南史言梁天監中徐勉撰立選簿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天監去宋時不遠而已如此使人有世道隆污之感

北史蕭寶寅傳寶寅上表曰在京之官積年十考無不飾垢掩疵妄加丹素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爲約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七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南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考以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相懸厚薄若此寶寅斯表但以內外不均言之耳尙未及官方之得失也

韓昌黎知兵

昌黎論平淮西事宜狀云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

戰鬥識賊淺深既是土人護惜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功
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又云繞逆賊州
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
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
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勢審量事
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若未可入則深壁高
壘以逸待勞韓公文人而能審量兵事所謂客兵不得力
不若土人及兵分則力薄宜分道并進皆兵法之要公之
知兵如此司馬公修通鑑取公此言載之而爲文章所掩
又如請乘虛進襲蔡州裴晉公稍緩其行已爲李所襲皆
公之善審機宜非文士所知也

海公行軍

寸陰叢錄

卷之二

八

乾隆中超勇公海蘭察行軍能伏地聽百里外馬馳聲知
敵軍多寡有無人皆謂公天授余按北魏時斛律金行兵
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然則此法自
古有之海公蒙古人固宜知之矣特畱心學否存乎其人
耳

選人停年格

北魏崔亮爲吏部尙書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
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
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
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求其理察
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求
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

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代人薛俶上書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史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旣而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之選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九

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唐劉乃言近代主司選法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庭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及喬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德宗初協律郎沈旣濟上選舉議曰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才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古酌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妄舉之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責成授任誰敢不勉余謂選人以才停年之法不肖者誠易混濫然古者選人無多猶可審量後世選人動千百數一人甄識安能盡天下不識之人而辨別之于俄頃之間乎采訪咨求徒滋詐僞敘以資年猶可十得三四匪是則百弊叢生所失愈多矣史稱崔亮選舉失人非通論也辛雄所言稍有斟酌蓋選補守令先有所試其才否已見才果攸宜卽堪選補可不拘以年格然此法惟在行得其人可以之爲常格耳常格以處天下之中人必有殊科以待天下之雋異不能一端盡也則司馬溫公十科舉士之法善矣宋時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乃革去內外舉官但用吏部審官院選格哲宗卽位用王巖叟言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臬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揜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敘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誼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

司科舉知州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六日

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上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

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

便科同上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上應職事官自尚書

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帶職

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

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需材卽案籍視其所

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

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

狀坐以繆舉之罪庶幾人人重慎所舉得才詔從之溫公

此言舉人之法庶無遺憾矣

唐時馱載價值

寸陰叢錄 卷之二

唐六典驢載曰馱每馱一百斤其腳直一百里一百文山

坂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

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

達余按此軍行負官物之價值也通鑑唐開元三年以左

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

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胡注

云遞馱者沿途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引此六典

云云據此是唐時兵行沿途馱運皆予腳直雇用不盡派

民役復有山阪平易之別可謂恤民力矣其人負處兩人

分一馱計所得直僅數十文耳非更給熟食其何以行然

官給腳直常不及民直之半民間擾累正自不免此大役

所以難也今制軍興役民亦皆予直然不及民直之半實

無以行及後報銷恆不免以一報二之弊蓋不得已也覈計者知之大爲駁減吏胥從而索費大抵消百金者費常十之二三無非取之

國帑在上者但知駁減者之能而不知其實以爲利也然除弊之法實亦無之惟有大役少興是爲長算耳善乎韋湊之上疏也其言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較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寸陰叢錄

卷之二

十一

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况邊功不成復何足比議乎如此明切之言而明皇不聽貪黷邊功安史之亂其不能免也有由然矣

杜祁公

杜祁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寓南京十年不植產第室卑陋出入從十許人烏帽皂履緜袍革帶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尙可竊高士名乎公言可謂得素履之真矣高士之行豈必以其迹哉洛下羣英大都朝貴而風流雅韻至今使人嚮往惟其人故也身則非賢乃欲效古賢之迹何異賈人暴貴邸第連雲乃多買書畫圖籍玉軸牙籤連架充棟終歲不能檢閱惟以誇其收藏于學士大夫乎

世有富貴既足而退極園林之娛而以箕穎自鳴者其亦不足嗤矣

唐明皇庭試縣令理人策

開元四年或言選敍大濫縣令非才及諸縣令八謝上悉召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通鑑于此事下云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蓋以或言爲非也明皇先入讒言欲以一試黜之不入第及放歸者未必果當也縣令之選以才地人望豈在文詞乎使循良之吏與文苑諸人考校優劣寸陰叢錄

卷之二

則王楊盧駱必居上等而龔黃召杜皆將下第矣明皇但知治民之長必用讀書而不知讀書之儒當辨華實漢唐以至于今名臣循吏其居科第首選者幾人哉是可慨也

唐初官俸用民間生息錢

通鑑唐初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開元中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胡注云唐初在京諸司官及天下官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眾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以給之余按官出本錢貸民而收其息是與商賈同行也雖云給俸公事然殊非政體其害甚于加賦崔沔之奏善矣後世計財之吏多請以國家贏餘發商生息取之

富人而貧者無抑勒之苦官得其利以資諸用較唐初猶爲善政然爲之不已富人亦甚苦之商領官錢旣多所得之息僅足奉官則不得不倍取其息于貧人以是百物皆貴民之生計日蹙矣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宋廣平不救張燕公

則天時張昌宗強張說誣證魏元忠召問說將入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濟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說入以實對太后怒并繫治之說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貶元忠說流嶺表而宋無一言申救蓋罪未至死以流竄爲榮也元忠旣貶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公謂之曰魏寸陰叢錄

卷之二

十四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宋公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觀宋公此言蓋義在朝廷非爲僚友之私也激張以救魏使宰相得全又以成張之義可以已矣豈必以申救爲名乎此所以爲宋公也

內外官俸祿

自周秦以來百官俸祿之厚莫善于宋漢縣令萬戶以上其秩千石至六百石雖實食不過三四猶足以自贍所以多循吏也唐會要云開元制百官料錢都以月俸爲名各據本官隨月給付一品三十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四品十一千五品九千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初亦甚薄

大歷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以次遞減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可謂厚矣至于會昌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上州刺史八萬節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軍事七萬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五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鵠赤縣丞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兩赤縣丞三萬畿縣丞赤縣簿尉一萬五千則又厚矣以上皆見通鑑胡注按史言郭子儀爲上將月入俸錢二萬緡則一寸陰叢錄

卷之二

五

歲僅二十餘萬緡耳意會昌開制所云三十萬十五萬者蓋通一歲之數非每月之數也憲宗元和六年李吉甫奏國家舊章依品制俸一品官月俸錢三十緡蓋三萬錢也又云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胡注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蓋內外大小官俸錢之外復有職田也胡三省曰常袞爲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刀手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施紬綿神策大將軍增以鞞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校而量給之唐時所以給百官者較漢

又加詳矣明史食貨志云洪武二十五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其初全給米閒以錢鈔兼以錢一千鈔一貫明初鈔一貫抵錢千文銀一兩抵米一石成祖時折鈔者每米一石折鈔十貫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胡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五爲準七分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官日久深憫官員折鈔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違濫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

寸陰叢錄

卷之二

六

三鈔七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復減爲十五貫成化中從戶部請又省五貫先時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以甲字庫積存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粗闊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粗布僅直三四錢而已嗟乎有明之季薄於官俸如此自非士大夫風節自勵者幾何而不淪於貪污枉法耶善乎宋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州縣之職民政是親自來所請料錢多是折以他物旣將貨易未免擾人

豈惟傷廉抑亦犯禁且民爲邦本祿以代耕俸錢苟或不充官吏何以知勤可謂得政之體矣宋時羣官俸錢之外有職田復有公使錢眞宗時知荆南馬亮歲得職田米麥四百二十餘石可知其大凡也祥符九年蝗旱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貸帝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用之理罷其奏仁宗時以職田有無不均命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景佑三年詔曰致仕官向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者咸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正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宋世君臣之閒如此由宋太祖開基卽多忠厚闊大之政故後世忠厚相承雖削弱而能久存也風俗之美兩漢以後獨稱有宋不亦宜乎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七

明祖天資旣刻嗣世復多昏佚之君政尙嚴刻亦能久而
不亡者制度詳明士大夫習儒先之說講學尙氣節綱常
名教入于人心者深故能相與維持之耳

蓬州

通鑑北周天和二年以趙文表爲蓬州長史胡注蓬州本
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爲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
縣後周置蓬州因山以爲名也又唐肅宗上元九年貶顏
眞卿爲蓬州長史胡注梁以漢宕渠縣界置安固縣後周
置蓬州隋廢州以縣屬清化郡唐復置蓬州宋白曰因蓬
山爲名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
里寰宇記大蓬山在良山縣東南三十里有小蓬山相去
二里方輿勝覽大蓬山在城東南七十里狀若海中蓬萊

因以爲名州名亦以此綏山卽大蓬之始號也元一統志
大蓬山在廢良山縣南十里距營山縣八十里明一統志
在縣東北七十里今四川通志唐武德元年復置蓬州
年又置朗池縣屬果州開元二十九年移蓬州治蓬池
安固曰良山以屬蓬州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朗池曰營
元至元二十年省良山入營山仍屬蓬州明因之通志又
曰今蓬州本漢之安漢縣地梁置相如縣兼置梓潼郡西
魏郡廢隋屬巴西郡唐武德四年分屬果州宋因之寶祐
六年改屬蓬州元至元十五年移蓬州來治二十年立蓬
州路後復爲蓬州屬順慶府明洪武初以州治相如縣省
入屬順慶府

本朝因之通志又云儀隴縣漢巴郡閬中縣地梁天監元
年置儀隴縣及隆城郡又置大寅縣隋開皇初郡廢以二

寸陰叢錄

卷之二

六

縣屬巴西郡唐武德初屬蓬州開元二十九年移蓬州治
大寅以儀隴屬之天寶初改州曰咸安郡至德二載又改
爲蓬山郡乾元初復曰蓬州屬山南西道廣德元年改大
寅縣曰蓬池五代屬蜀宋爲蓬州咸安郡屬利州路寶祐
六年移州治相如縣以二縣屬之元至元二十年併蓬池
入儀隴仍屬蓬州明因之

按通志前云寶祐六年改相如縣屬蓬州元至元十五年移蓬州來治甚明此處又云寶祐六年移州治相如縣此文誤也

本朝屬順慶府明史地理志云順慶府元順慶路洪武中
爲府領州二縣八西南距布政司六百里蓬州元屬順慶
路洪武中以州治相如縣省入東南有雲山西有嘉陵江
東北有巴江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領縣二營山儀隴又云

營山在州東少北洪武十年省入蓬州十三年復置東北
有大小蓬山東南有巴江瑩按今通志所云蓋約諸書爲
言也考舊唐書地理志云武德元年割巴州之安固伏虞
隆州之儀隴大寅梁州之宕渠城安等置蓬州因周舊名
三年以儀隴屬萬州尋復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咸安郡至
德二年改爲蓬山郡乾元元年復爲蓬州舊領縣六又云
良山漢宕渠地梁伏虞郡安固縣後周改伏虞爲蓬州安
固爲良山開元初蓬州移治大寅縣至夜不改大寅梁置
舊治斗子山後移治鬪壇口今爲蓬州宋樂史太平寰宇
記云蓬州元領縣七今六蓬池良山儀隴伏虞蓬山郎池
又云蓬州今理蓬池縣又云蓬池縣本漢閬中縣地梁天
監元年分閬中之地置大寅縣取邑西大寅山爲名屬蓬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九

州隋大業三年廢蓬州縣屬巴西郡唐武德元年復屬蓬
州廣德元年改曰蓬池取蓬水以爲名又云良山縣在蓬
池東七十二里唐武德元年于縣理置蓬州開元二十九
年自此移理蓬池縣大蓬山在良山縣東南三十里與小
蓬山相去二里又云郎池在蓬池南三十五里本漢宕渠
地梁大同于此置縣唐武德四年割果州相如縣地置以
臨古郎池爲名寶應元年自果州割屬蓬州貞元元年移
于營山歇馬館爲理卽今縣是也營山在西南縣一里以
上唐地里志及寰宇記最爲明確然則後周初置蓬州在
大小蓬山之下唐武德元年移州理于良山已在蓬山西
北三十里開元初移理大寅後改大寅爲蓬池又在良山
之西七十二里開元二十九年移理蓬池沿宋不改元至

元十五年乃移理于相如縣蓋在大小蓬山之西一百數十里矣今之營山唐爲郎池已自果州之相如縣割置而今之蓬州治又在營山西南六十里東距大小蓬山益遠此州治自東而西之原委也今通志所云旣不詳悉又以郎池爲朗池故詳考之于此顏魯公爲長史時州治猶在蓬池元至元十五年始移蓬州來治相如縣地世以今蓬州爲魯公舊治豈其然哉

明史地理志順慶府元順慶路洪武中爲府領州二縣八西南距布政司六百里蓬州元屬順慶路洪武中以州治相如縣省入東南有雲山西有嘉陵江東北有巴江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領縣二營山儀隴又云營山在州東少北洪武十年五月省入蓬州十三年十一月復置東北有大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三

小蓬山東有巴江據此是明時蓬州雖爲府屬仍自領營山儀隴二縣也今蓬州治在五馬山之南麓依山爲城面臨嘉陵江隔江爲周子鎮西南一百二十里爲府治東北六十里爲營山縣治按今嘉陵江在州治東北遶城南而西下府治與明志西有嘉陵江者微異蓋今州城又非明州城矣

今四川通志蓬州玉環山在州城內北隅峯巒秀麗諸山拱揖嘉陵江水環之故名下有玉環井又云鳳凰山在州南五里有三峯中峯高峙兩峯相接如鳳凰飛舞之狀林木清秀不及十三步嘉陵江水環流其下又云五馬山在州北五里五峯高聳勢如奔馬余按今州城卽依五馬山東南之麓下臨江水所謂玉環山者卽城北山蓋跨山建

城因下環江水得名其玉環井有三眼通城居民之所汲
飲也州城無龍神祠常苦旱余于玉環井之南建龍神祠
以爲禱祀之所鳳凰山卽州城隔江之山周子鎮卽在山
下古之名人仕于蓬州者趙顏二公外後漢有劉麗三國
有杜雄何隨爲安漢令隋有解柳儉唐有解裴思敬吳陸
敬義榮陽鄭文表平陵竇希瓌曲城魏徵曾孫隋甯王後
李宏毅咸陽王新豐河東薛瑊趙李琚武邑孫讜河東薛
逢武邑孫玃五代太原王彥銖皆蓬州刺史唐京兆竇渾
漢中王子李瑀皆蓬州長史鄭文表族子思義蓬州參軍
趙李德休相如令宋桂陽邵奕太平興國中知蓬州王旦
端拱中知蓬州臨汝寇瑛爲蓬州軍事推官裴德裕吳幾
復趙汝簡施擇善皆知蓬州不知何處人何年任以上見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三

四川通志記此備考然皆非今蓬州地

柳玘戒子弟

通鑑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
僖宗時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出爲渝州
刺史又爲瀘州刺史久謫于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
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
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
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
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
僅得比他人耳

九經雕印

古人經籍皆寫本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始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見通鑑後人得書甚易用功乃不專精遠遜古人矣

地衣

五代時楚王馬希範作天策府地衣春夏用角簞秋冬用木棉史鑑書之以爲奢侈後世貴公復于角簞木棉之上籍以絨罽花錦矣漳州絨緞最爲華麗昔見閩撫使人至京師某公家量其堂室廣狹于漳州定織地衣以餽之未幾遂爲閩督蜀帥巡閱所過爭媚地衣有用紅呢繡花者有以紅緞徧鋪而用金黑線斜方界之如磚紋者其視古人不更數倍耶然世皆安之未有以爲非者

道學之禁

南宋道學之禁起于王淮執政芘其姻戚唐仲友先是仲友爲台州朱子行部至台仲友爲民人所訟朱子接得其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三

實而淮與仲友同里姻家以朱子論章及仲友辨疏並進取旨上問孰是王微笑固問之曰朱程學唐蘇學也上笑而緩唐罪淮由是怨朱子欲沮其見用于是吏部尙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之淮又以陳賈爲監察御史遂上疏力攻道學爲僞學其後道學之禁由王淮芘其私人起也余謂朱子與仲友事甚不難辨知州旣爲民人所訟接得實矣一降黜可了乃惑于程學蘇學一言置其事不問孝宗固有所偏于中矣蓋孝宗平日最愛蘇詩而重其人王淮知之故引仲友爲蘇學以投其所好也常人之情皆樂蘇而苦程孝宗亦中人耳人主好惡微有所偏小人卽乘其隙而進吁

可畏哉

寸陰叢錄

卷之二

三



寸陰叢錄卷之二終

天下兵額

乾隆四十七年定天下兵額八旗滿洲兵五萬九千五百三十名八旗蒙古兵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名八旗漢軍兵二萬四千五十二名京城巡捕營兵一萬名直隸省兵三萬九千四百二名山東省兵一萬七千五百四名山西省兵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河南省兵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名江南省兵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名江西省兵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名福建省兵六萬二千一百十九名浙江省兵四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名湖北省兵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四名湖南省兵二萬三千六百四名四川省兵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二名陝甘省兵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六名廣東省兵六萬八千九十四名廣西省兵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八名雲南省兵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名貴州省兵三萬七千七百六十九名共六十九萬九千六百名此見于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一

皇清通考者東三省伊犁青海察哈爾西藏之數尙不在焉通計中外蓋常逾百萬嗣後時有裁汰猶八十餘萬天下財賦所入地丁銀二千九百七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兩耗羨銀三百四十九萬五百七十七兩雜稅銀二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二十六兩蘆課銀二十七萬四百三十六兩關稅銀四百四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兩鹽課銀七百八萬四千六百兩漕項銀二百四十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四兩茶課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六兩外捐銀一百九十萬兩內捐銀二百二十萬兩旗租銀五十一

萬兩共收入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九十五兩
除水旱民欠外實入不及五千萬而官兵俸餉歲支銀一
千七百三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十三兩武職養廉銀一百
二十五萬七千六十兩營中公費銀三十一萬四千八百
七十八兩紅白卹賞銀三十萬八千八十七兩差兵盤費
銀五萬八千九百七十兩共支用銀一千九百四十萬六
千六百二十八兩蓋五分而去其二以養兵也更通口外
經費計之則去其半矣北宋仁宗時王拱辰言太祖時兵
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眞宗時四十萬今倍之則八十萬
也張方平條對上問亦曰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
約四十二萬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其鄉軍義勇州
郡廂軍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二

下禍階南宋孝宗語光宗曰天下財賦八分養兵彼以偏
安之世且制如此明定天下洪武時內外三百二十九衛
六十五所永樂增置以後五軍都督府統內外四百九十
三衛屯田羣牧千戶三百五十九所明史兵制言大率五
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八人爲所則額兵常四百餘
萬矣

本朝一統中外迥非宋明之比而兵數如此實不爲多然
歲支有常而歲入民間多欠不能如額水旱時有蠲免僅
敷一國用偶有大事用兵則形不足謹守成憲永不加賦
不得已而有捐輸之例雖名器不免猥濫風俗人心日敝
無如何也裕國之謀豈易言哉

今制州縣民閒失盜緝捕定限不獲者降罰有差蓋始於
宋太祖建隆三年初班捕盜令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第
一限內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減兩選第二限內
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第三限內獲者令尉各加一
階踰半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
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而盡獲者並賜
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升擢

進退武成王廟配享諸人

明太祖進退武廟諸人世習聞之矣宋史太祖乾德元年
帝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吳起曰起
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爲受享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制誥
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善終不宜配享乃詔吏部尙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書張昭工部尙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烈始終無瑕
者昭等議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
昉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
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
後唐周德威符存審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
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殷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
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
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郭元振二十
二人詔塑齊相管仲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餘
如昭等議右所進退殊不足以愜人心當時祕書郎直史
館管城梁周翰嘗上言凡名將悉人雄苟欲指瓊誰當無
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似

非允當臣心惑焉不報然則當時固已有不然者矣
後世服制有勝古禮

先王制禮順人情而爲之節文周世以後禮儀大備儒者依之以爲準則至精盡善矣然孔子雖屢言從周而告顏淵爲邦則兼用四代之禮樂又告子張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然則從周者爲下不倍之道苟孔子得位在上必大有所損益明矣宋太祖乾德三年祕書監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三年與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姦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服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詎今遵行遂爲典制况三年之內几筵尙存豈可夫衣衰麤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况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始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昭憲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爲萬代法十二月始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如其夫仁浦等所議當矣今服制自明以來講求益精雖或於古禮時有過之而人情允愜拘執古禮者猶閒爲異論未必然也

巡撫

今巡撫之職蓋始于東漢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四

分行州部唐有巡簡安撫採訪黜陟等大使葢于監司官
觀察團練諸使外特遣之也宋太宗淳化四年以江浙淮
陝比歲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遣工部郎中韓援考功員
外郎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招集流亡導揚壅遏平決
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許便宜行事官吏罷輒苛
刻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真宗亦時遣使巡撫
諸路皆非常設也常設監司惟轉運提刑常平提舉等使
其後乃有安撫宣撫等使明洪武中以監察御史巡按各
道鑄印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印洪熙元年稱行在都察
院定巡按以八月出巡正統中去行在字其稱巡撫則自
永樂二年遣給事中雷填巡撫廣西十九年遣郭直艾廣
巡撫廣東其後各省每因事添設巡撫乃皆以重臣爲之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五

又按宋時轉運使其權甚重如今督撫州郡皆其所部至
道中荆湖轉運使何宗士上言自今大臣執政出領外郡
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帝謂宰相大臣品位
雖崇若臨外藩卽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
廷典憲未可輕改也宋制葢如此第不知節度使與轉運
使何若耳

日歷起居注

宋太宗時蘇易簡言近委學士扈蒙修史蒙逼於權勢多
所回避甚非直筆乃更命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翰林
學士張洎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張佖言聖朝編
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敘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
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局

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爲起居注與時政
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帝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
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太宗嘗
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耳昔唐元宗欲焚武
后史左右以爲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爲鑒戒足見唐宋明
主皆留心史事不忌直書善惡當時爲史官者故能不廢
其職明太祖猜忌特甚嘗恐人言其惡成祖篡位忌惡尤
甚故不欲史官直筆自是以後無復直筆矣史官自洪武
十四年置修撰三人編修檢討各四人其後由一甲進士
除授及庶吉士畱館授職無定員起居注初定秩正五品
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陞從六品九年定起居注二人
後革十四年復置秩從七品尋罷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六

本朝官沿明制史館記載皆張泌所謂惟紀報狀略敘敕
文者也士大夫隨時記載之文亦皆有美無惡惟恐觸忌
致禍風俗人心莫之能挽亦習而不知其非不但史廢其
職而已由有明二祖深忌史官相習以爲當然故也

天子祭五嶽四瀆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蓋舜自祭
行禮非遣官也古註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
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周禮司服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祀社稷五祀則
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是王親行祭之證也社稷五祀爲
一等在四望山川之下是五岳四瀆之祭且尊于社稷明
矣後世巡方之禮廢岳瀆多遣官往祭習久相沿曾莫深

考以爲天子不當降禮于山川宋太宗至道元年禱雨命
中使分禮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稱
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
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帝親批其紙尾曰朕爲萬民
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於親署何損乎余謂宋之君
臣兩失之矣禮祭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鄭註云視視其牲禮之數蓋謂其牲幣
粢盛遵豆爵獻之數耳豈以人臣待五嶽四瀆哉此固由
誤會禮義之過而亦可見古註之不可廢矣祭五嶽不遣
官而以中使可乎史記封禪書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
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自五帝以至秦軼
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
可勝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
可得而序也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卽帝位三年東游海
上行禮祠名山山川及八神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
祠之合史漢二書觀之是始皇初游東海嘗自行禮祠祭
山川八神以後則命大祝歲時主祭漢書高帝紀二年夏
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文帝紀曰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
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詳觀此文是但命官祭
之由漢以來而非古也

田錫上言時弊

宋眞宗咸平中田錫上言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之手
更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

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
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
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所以倉廩虛盈過
不在樞密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此相承寢以成例聖
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
行昔漢之三公罷免則放之歸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
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
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
勞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
父老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力斷來表由是見宰相
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己任蓋自來任重責
輕之所致也今帑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八

不思經國之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貨彌少
官吏救過不暇若加以水旱之灾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
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右所論當時之弊
可謂切至然此弊豈特宋咸平中哉

張知白言治化

張文節知白爲河陽節度判官日上書真宗曰先王垂訓
重德教而輕刑罰今法令之文爲時所尙自中及外由刑
法而進者甚眾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臣愚以
爲刑法者爲治之具而不可以獨任必參之德教然後可
以言善治臣又聞聖人之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
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
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爲進士之學

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詩賦策論也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若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主典籍而參以正史至於諸子之書必其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舍聲病之小疵如是則進士所習之書簡所學正而成化之治興矣右所言可謂得其體矣所云學彌多性彌亂者豈不誠中學人之病哉自後真儒數出正學大明歷宋元明及本朝初盛皆兢兢守之雖其弊不免於拘隘空疏而風俗人心淳厚正直皆深究于五常六藝之意故爲學者莫不名教自飭氣節是崇自乾隆以來考博之學大行惟以多見異書僻典爲能反置四子五經大義於不問名教衰微寸陰叢錄

卷之三

九

氣節頽喪先正遺風頓盡伊誰之過歟

舉子寓貫

今功令試士最嚴冒籍童生必責廩保舉子必由本籍申送否則爲人攻詰按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五人爲下第者劉澆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搜羅才俊今乃變爲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帝曰此蓋官司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漑付外州羈管旋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蓋冒籍之攻許始此今舉人在京不及由本籍起文申送者準取在京同鄉官印結赴部蓋亦昉於此寓貫卽寄籍也常

入之情多貪冒榮利守正恬淡者十不得其一二僥倖之徒巧趨作姦主試者復不免徇私不能不以法繩之預立嚴防亦所以保全之也是以鎖院糊名彌封謄錄校對搜檢之法雖宋代最爲忠厚之主而不能不嚴其制究亦無害於立品植行之君子也此有明以及

本朝所以因襲至今益加嚴密而無或疏弛也歟嗟呼五帝三王道同法異詭誓不及五帝而三王爲之豈三王不慕五帝哉時不可也學者多言師古而不得其意滯陳迹而爲之動多顛室莫悟其由誤國誤人適爲姦佞者藉口相率以師古爲戒可勝道耶荀子所以言法後王爲其時近故也

漕務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十

本朝漕糧年額四百四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石漕米六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五石漕米卽白糧也漕項銀二百四十一萬五千五百八十四兩其每年漕務支用經費銀一百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余按宋范仲淹上疏仁宗言東南漕米歲六百萬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於租稅外復又入糶計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於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予每歲又五七百萬緡郡國之民率不暇給是宋世漕米之額較今多幾百萬民閒饋運入糶又二三百萬而轉運之費歲五百萬緡此皆取之于民者也當時之費如此則今之輕減多矣明成化八年定額運糧京師四百萬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

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明代運糧之法永樂初淮海並運淮皆民運惟海運用官軍自濬會通河乃罷海運而行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名曰支運宣德四年復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十一

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六年又以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是爲兌運以地遠近爲差官軍兌運民糧加耗每石湖廣八斗江南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自運軍旣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天順末兌運法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乃困甚憲宗令每石軍如納戶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又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

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以上明代糧運利病皆見明史食貨志

本朝監于前明立法可謂盡善而今日軍民之困特甚其於明季不甚相遠也謀國計者尙其深考之哉

爲善不可避名

宋仁宗賞平蠻獠功以左侍禁桑懌爲閤門祇候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己上者不許或譏其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余按先儒謂爲善毋近名近且不可况居之乎然此爲誠不足於中而作僞以沽名者言之耳子臣弟友之職能盡其道則孝友忠信之名自必歸之曷嘗計較名之有無耶旣爲其實而避其名乃更矯僞矣桑懌之言當合先儒之言並觀之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十一

遼臣罕嘉努

遼興宗詔問罕嘉努以治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猶彊戰守之備誠不容己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斗簞穀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其傭儻人倍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通役不歸在軍物故則更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橫連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皆謂徙之非便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南至邊境人

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鈔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
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人貢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
其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閒皇
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眾自後一部或叛鄰部
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閒境數千里
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
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
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
保它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猝難赴援我進則退我還
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
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
立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旣安必不生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
也右所言頗盡當日全遼情事所云西北閒境空有得地
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貪土不已漸至虛耗者豈不信然哉
觀大敵正在南方之言可見宋雖畏遼遼亦畏宋當時情
事如此非果遼強而宋弱也特南人謀國者未能深悉敵
情耳罕嘉努之謀國亦何愧于有宋名臣乎罕嘉努舊作
韓家奴準布舊作阻卜乾隆中始翻譯改正之準布卽後
來之準噶爾乾隆中滅其全部種類而有別部先逃入俄
羅斯者種類尙數十萬後更來歸安置于青海及喀喇沙
爾之閒今土爾扈特諸旗是也

宋仁宗當凶運

宋仁宗慶厯中元昊反王師數敗建州布衣徐復善易帝

召問天時人事復曰以京房卦氣演之時卦直小過在疆
聖德問變動何若復曰似唐德宗在奉天時帝驚曰何至
是復曰無深慮也唐德宗天性猜忌欲以兵力勝天下德
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得免陛下恭儉仁慈西事由
外起不得已而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
得無它也不久卽定矣時方用兵西陲涇原鄜延環慶秦
鳳諸路屯兵三十餘萬饋運乏竭屢出內庫帑金絹帛數
百萬以濟軍需六宮亦捐供奉以助邊費劉平沒於延州
任福喪於鎮戎葛懷敏亡于定川大將屢失人心震動遼
人乘隙復謀取盟大舉南侵國勢亦甚岌岌矣然而夏人
卒不敢遠出巢穴終就撫定遼亦遣使議和土地無尺寸
之失朝廷久之晏然仁宗仍不失令名豈非德足勝凶耶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十四

考其時呂夷簡宋庠在中書晏殊鄭戩在樞密杜衍富弼
在朝用其言韓琦范仲淹龐籍經畧西邊張亢田况狄青
宣其力張方平歐陽修孫沔王堯臣諸人抒其慮仁宗恭
儉仁慈宵旰憂國蓋一時君明臣良之會也國有人焉上
下同心共濟何外患之不平乎書曰宏濟于艱難仁宗之
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仁宗無此三弊此其所以能轉危爲安也

數

韓歐二公上疏

仁宗慶歷五年杜范富三公旣罷韓魏公猶爲樞密副使
上疏言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
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

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疆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不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在外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戒孰肯爲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覆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赴任慰而遣之弼素秉忠義又感此恩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疏人不報韓公旋亦罷知揚州歐陽文忠上疏曰臣寸陰叢錄

卷之三

十五

聞士不忘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離閒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

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
以辨也蓋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
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
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
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
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
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
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爲
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
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
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六

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
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
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眾人避讓弼等亦不敢獨有所
建又煩聖辭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可行
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
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
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
一方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
邊防無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
不次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

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時歐公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故云職在外余按仁宗雖有宋令主而英明不足是以於諸臣邪正忠姦莫之能辨以呂夷簡之媚嫉專權而以爲忠誠體國以韓范杜富之忠純盡瘁而疑爲朋黨幾同庸昏闇弱之主何也生於累葉承平之世志在安靖不欲大有所爲故庸臣易安賢者難合其任韓富諸人非有灼知真識其賢也特以時望所在又邊事孔亟而用之因眾賢扶持勉思振作有爲及乎元昊稱臣契丹修好二邊日以安靖志氣漸偷羣小不便諸賢所爲讒譖日起遂莫之能察雖寸陽叢錄

卷之三

七

韓歐二公疏言明切若此而無所開悟也賢主如仁宗猶不免如此况其它乎此千古所同爲歎惜也歐公上疏未幾亦爲錢明逸假事劾知滁州矣

賦稅加耗

國家錢糧加耗其來已久宋時謂之出贖猶今關權之稱盈餘也仁宗時上封事者言諸路轉運使司廣要出贖求媚於上民轉賦稅已是太平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贖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爲準每石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石十萬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路之弊耳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恐諸路轉運司尙有似此無名刻削願

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名爲出贖乞賜黜貶帝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是爲朕結怨於民也詔止絕之然不能絕也明嘉靖中以八事定稅糧以三事定均徭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是明代以耗米爲輕重損益之權也耗旣歸上有司勢不能不更取耗於民蓋銀米不能自達於京師由州縣而省司由省司而上供舟車轉運折耗實多故以耗補之而後入天庾者得如其額至於銀色之優劣稱兌之重輕不以耗補之入庫之數所損實大冊籍一定官吏豈能傾家賠累乎此立法嚴禁所以不能止絕也

寸陰叢錄

卷之三

六

特不得假此而過取之重爲民累耳書生不知經國大計又未覈上下每歲出入之數不見上納轉運之艱徒爲美言取譽亦不盡然也明代累在糧長破家者眾爲之言者人交稱之今官徵賦稅代民上納兌運其累在官莫有言之者矣非歷之久而閱之深烏能識其情僞哉

宋仁宗疑富弼

以富公之忠而仁宗入夏竦之言疑之不釋石介已死竦猶誣其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乃罷弼京西路安撫使自鄆州徙知青州北邊安靖竦讒不驗又讒介說契丹不從更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御史張昇何邲極論竦姦而帝不聽猶遣中使往事旣辯明則竦之姦已了然矣乃尙不罪竦僅免介妻子羈

管它州而已何信竦之深而愛之甚也余意帝始嚮用竦由左右小人爭譽之召爲樞密使爲羣議不從已至國門而罷退其時范富二公方在兩府也不但竦疑二公排擯之卽帝亦未必不疑言者之論爲二公使之特隱忍未發耳天子進退大臣不能自主而爲言官所迫雖仁賢之主安能無歉于中哉明知二公之賢言者之是而畏其迫已則不能不忌之矣蓋主彊臣弱者道之順主弱臣彊者道之逆也雖曰以義正君而君則已憚之卽無竦之姦帝固不能無憾其堅于用竦者未必真以竦爲忠或亦自洩前此之隱憾乎五星雖明近日必伏爲大臣者能潛回天意而不居其名庶爲盡善也歟

惡莫大於飾非禍莫大於爭名禮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寸陰叢錄

卷之三

九

宋明以來固多君子而不能隱君之非往往以言爭勝爲之君者惡其揚己之過必思飾之是上下爭名也由是君惡愈大而禍積臣身終禍天下可勝歎哉

范希文復古勤學

范文正以慶歷三年參知政事時羣賢在朝意欲復古勤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公等八人合奏曰敎不本於學校士不察于鄉舉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攷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敎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乃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選於吏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

聞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于家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申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於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觀宜許倣唐體使馳騁于其閒士子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爲通五通爲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優者爲上等新制已定而習于舊制者多不便之范公諸賢旣去言者屢言于上帝意亦變慶歷五年楊察權判貢院建議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行實其彌封謄錄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彌封謄錄以前多采虛譽卽試官別無請託亦止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彌封以後攷官不見姓氏須實攷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論次詩賦必先考策論定去畱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尙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爲去畱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閒敷對多挾它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卽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于時務亦鈔撮其要

浮僞滋甚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爲考式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詞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爲通論自二年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卽以汗漫無體爲高策論卽以激訐肆意爲工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將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攷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八年乃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異此當時所以不能復古也後十年歐陽公知貢舉乃得二蘇文體一變然不能改取士之制及王荆公變法始用經義論策取士司馬溫公嘗言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耳溫公此言最爲平允固非楊察所能知及故在政府乞以九經取士意同范富亦非安石比神宗時蘇文忠嘗上言科舉取士不當變法較楊察尤詳然州縣皆立學之制則實自范公始也嘉祐二年詔自今閒歲貢舉進士諸科又別置明經科其不還鄉里而寓戶它州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皆用范富二公言也此制行之遂至于今爲不易之法經義亦然蘇公議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變更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事兼

采譽望而罷彌封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中上意者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奚足尙哉又曰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曠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樸魯不任者也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弗馳騫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成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此議實爲切中後來情弊

本朝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

上問張文和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

矣遂罷其議

寸陰叢錄

卷之三

三



寸陰叢錄卷之三終

寸陰叢錄卷之四

桐城姚瑩展和甫

狄青

狄青平儂智高回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力爭之舉慕容延釗曹彬不爲樞密使故事謂祖宗慎重名器如山岳青它日更立大功以何官賞之帝旣從之而更予其諸子官矣復以梁適言卒子之余謂籍言是也然亦視其人何如耳青出身行伍不學宜不足以冠羣僚然文臣無功又非賢徒以資敘恩寵而爲之者眾矣青之賢而有功不猶愈乎太祖以武臣定天下方收其兵柄以保全之別有深意非慎重名器之謂也英主自有大略與書生之見不同耳且文臣不學如陳執中可爲宰相青爲樞密何嫌之有王德用不嘗爲之乎當時以其有異貌能得士

寸陰叢錄

卷之四

一

心而疑之狄青材武爲小民所推每出入都人聚觀擁路家犬生角數有光怪青與德用皆卒罷出以爲善全功臣則可耳立賢無方豈論出身哉英宗時用郭逵爲樞密使邵亢吳申呂景交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達黠佞小才豈堪大用又以曹彬父子嘗爲樞密與龐籍不同

仁宗戒言官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補朝廷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旣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旣而御史

中丞趙槩亦言比年以來縉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
救之復下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
位殊趨弗率朕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警眾取譽罔上而
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
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中書門下其采端實
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僞者加放絀焉嗚呼宋仁宗
可謂仁矣此三代以下風俗之美所以前稱漢文帝後惟
宋仁宗也權御史中丞王疇又言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
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微之人挾己愛憎依其形勢以
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
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
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一有愛
寸陰叢錄

卷之四

二

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
帝嘉納之余謂王疇之言切中後世言官之弊其託迹於
公以合黨圖私者毋論矣卽有忠愛致身之君子而惑于
小人浮說因之愛憎不中輕發公論者亦不可不慎察之

富鄭公

富鄭公將歿遺書諫神宗曰去歲納邊臣妄議大舉以討
西域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
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
小大之臣有爲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今久戍未解百姓
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天地至仁甯與羌夷較
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朝廷之事莫大于用人
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

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于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爲姦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一德之謂耶嗟乎富公此言洵千古之金鑑也從來小人持祿保位者于國家之是非利害豈必盡不知哉其意以爲邊疆之臣既有啟事之言上方嚮用而吾沮之成敗未形上不知吾之是且以吾爲有歧心萬一其事有成則彼獨享其功而吾有失言之咎惟一切將順而微助之事敗咎歸主議者決斷自上吾可免責設使倖事成則吾有贊襄之美亦得分功而上益信我豈嘗計國家用兵成與不成皆受其禍哉小人之術愈工而人主之事愈危矣然人主始終受其欺而倚爲賢莫有悟其姦者此千古所同恨也仁宗時遼人聞宋兵屢敗于元昊欲大舉南下寸陰叢錄

卷之四

三

富公使遼說遼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問之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此雖使命之善辭理實如此

韓縝

宋神宗旣崩宣仁后以韓縝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明年以光爲左僕射代蔡確縝如故蘇轍爲司諫言陛下用司馬光爲相而使韓縝以屠沽之行與之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北使入朝見縝

在位相顧反臂微笑纘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聞
契丹地界之謀出于耶律用正今以爲相彼以闢國七百
里而相用正朝廷以盛國七百里而相纘臣愚所未諭也
余謂韓纘盛國而相當時蓋之猶盛時事也烏知後世復
有明知賣國大姦如秦檜者非但相之而且畏而防之曰
置七首于鞞中哉

帝堯薄葬

墨子堯北斂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旣泐而後哭滿陷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
西斂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
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堯葬于穀林通樹之舜
葬于紀市不變其肆皇覽堯冢在濟陰城陽山海經狄山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四

帝堯葬于陽帝學葬于陰余按墨子言薄葬如帝堯之事
似乎近之葛以緘之者以葛纏棺也陷者坎也古者不封
不樹堯不封而樹之已漸變矣泐卽汜埽之汜字謂旣斂
而汜埽也舜旣禪位而蒼梧堯旣禪位而北狄所以避天
子也葬者藏也旣藏之矣豈復識之使後世知其處哉祭
而受享者魂氣也形魄無受享之理故古無墓祭墓祭始
于春秋戰國之間孟子所謂東郭墦間之祭是也

大舜短身

宋書符瑞志舜黑身長六尺一寸余按帝王世紀堯身長
十尺禹身長九尺二寸孟子文王十尺湯九尺此言大舜
獨六尺一寸毋乃太短乎雖帝王聖德不在長身然此等
世俗所傳有無信否皆不可知固大賢通儒所不必言矣

禹貢

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屨絲徐州厥貢惟土
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元纁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
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柎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箇箬楛包匭菁茅厥篚元
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纁錫
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
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冀州以玉畿無貢余按禹治水作貢
正堯舜之時也茅茨土階儉風猶在而定四方之貢已如
此未必無所用而但藏之觀于袞冕十二章之服則他物
寸陰叢錄

卷之四

五

可知孰謂聖人必以樸陋爲貴乎但不如後世之奢侈無
度耳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藻垂旒圭璧五瑞無非珠玉
之用也

編髮

本朝龍興之地于古爲肅慎氏余旣詳之矣尙書大傳言
殷高宗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
朝者六國意肅慎氏當在六國之中蓋自殷世已通中國
不始于周初也史記西南夷傳自滇邛都外西自同師以
東北至牂榆名爲崑崙明皆編髮余至藏中自打箭鑪外
婦人至今編髮而回婦亦然意皆古編髮之國也歟

九江

竹書紀年周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詳此文

蓋先至九江後至廬山也似古之九江在廬山之北故自周南巡先至九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蔡仲默引之註書謂今岳州巴陵縣卽漢之下雋洞庭正在其西北而以洞庭當九江瑩按夏禹至宋季已三千年水之變遷多矣九邱之書旣亡古時方域山川已難確指其處洞庭雖瀦眾水爲一澤而蔡氏所指沅水漸水沅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亦止八水導江文明言東至于澧過九江是澧在九江之外不得併爲九江且去廬山已遠皆在其南恐漢志以九江在廬江郡之潯陽縣者爲近之竹書紀年古事雖多詎謬然是戰國以前古書地名形勢似尙不妄史記黥布傳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又漢王謂隨何曰孰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下文又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六

稱布爲淮南王蓋六在淮南故稱之也淮南旣爲九江則九江地極遠至番陽止矣秦漢去古未遠若九江在今洞庭則何得越千餘里而名其地乎然則漢志謂九江在潯陽者未可非之唐人云江到潯陽九派分是其時九江猶如故也特自來皆以廬山爲揚州之域而禹貢繫九江于荊州則其說爲不可通耳然禹貢言淮海惟揚州則揚州分域宜止淮南淮北東盡于海廬山去淮海已遠必謂揚州分域至此果確否俟深於地理者詳之漢定天下剖符封布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蓋六卽九江郡地故九江在廬江以北而九江廬江皆得被以淮南之稱卽并衡山豫章稱爲淮南亦無不可者

詩言蠡爾蠻荆大邦惟隸又云荆舒是懲以荆舒連言春

秋時羣舒皆屬楚余疑江以北羣舒之地皆禹貢荊州之域今之安慶舒桐一帶皆是也桐城西去潛山望江與湖北之蘄黃接形勢亦合其隔江以南乃揚州之域耳周職方九州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以潁水爲荊州則其地城可想矣虞夏之時三苗左洞庭右彭蠡負其險阻是彭蠡正古三苗之地卽後之荆蠻也而禹敘彭蠡于揚州豈以其地在江之南介荆揚之閒而入于揚州乎安知舜肇十有二州之時彭蠡不在荊州也禹省并十二州爲九而虞舜從之其所變革必多矣

東陵未知所在蔡傳以巴陵當之曰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余按史記楚世家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以地勢言之江夏在西寸陰叢錄

卷之四

七

所屬旣爲西陵則岳州在東以巴陵爲東似矣然亦臆說未見確否又白起傳攻楚拔鄢登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今之長沙府卽秦黔中地戰國時竟陵卽今安陸府屬天門縣地古屬荊州蓋郢子國也古地以陵名者眾矣其地大約皆平行而有岡陵則以名其地至易古地名爲今名則疑皆秦始皇爲之自是以後古今地名乃混淆不可辨矣蕭何所收秦之圖籍具在漢志皆有所本非後人臆說可比也

古帝立子不必嫡長

帝王傳世必以嫡長此三代法前此固不必爾也世本帝嚳元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

簡狄生契次妃陳鄴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姬氏
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帝王
世紀同世本說后稷既爲元妃之子乃不得立而立末妃
之子是古帝立子不必嫡長也或摯最長故立之乎卽夏
商傳世其嫡長與否亦不可知然則嫡長之法自周公制
禮乃定故太王舍泰伯文王舍伯邑考當時不以爲異堯
舜則并舍其子學者于此可以觀古矣世人習見周以後
事乃反以古事爲異豈其然哉大戴禮記陳鄴作陳隆史
記作陳鋒訾厥作厥訾則諸本之異文也

周太史伯

史記鄭桓公爲幽王司徒謀於太史伯曰吾欲居西方何
如太史伯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余按周之西則秦晉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八
西戎也秦晉已分封則桓公欲居者其謂西戎乎西方之
人好貨內自山西陝西甘肅外自回疆西藏以至西洋諸
國至今猶然太史伯之言遠矣釋氏書亦云西方貨主信
哉言乎

李克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定相魏成子翟璜不服李克
曰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
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者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
翟璜拜服魏特一侯國耳此一事也文侯之明魏成子之

賢李克之智不待言矣翟璜之進賢服善亦豈後世爲相者所能及哉

老子

史記載老子送孔子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余按老子本傳告孔子之言微異蓋互見也夫爲子臣者旣不有其身則不計死危矣前後之言豈相刺謬哉蓋老子之道以藏身爲術而所以藏身固將有爲非苟藏己也卽莊子善刀而藏之意耳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用非後世孔光張禹馮道之徒所得藉口也子長於孔子世家著此數言其旨深遠矣孔老之徒互相非毀孔子曷嘗非毀之乎

寸陰叢錄

卷之四

九

史記言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按自宗至解僅八世上溯老子九世耳據年表孔子歿于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至漢文景閒歷周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赧王五十九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二世子嬰三年漢高帝七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凡三百有六年老子子孫才傳八世計其人皆得永年也子長作諸表旣皆有據老子世系歷數之豈妄哉但未言其人年歲耳孔子世家則云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

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及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卯卯生驩自武以下皆不著其年計自伯魚至驩凡十五世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四年之後繼文帝後七年爲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武帝建元六年元光六年元朔六年元狩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至太初四年共五十六年上溯孔子卒凡三百六十二年子孫著系者已十五世矣

舒六潛巢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十

伍子胥傳吳闔廬立三年興師與伍子胥伯嚭伐楚拔舒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囊瓦將兵伐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註曰豫章在江南余按本傳上言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鍾離地在淮北蓋當時吳境北至淮南至江今之泗州爲楚境揚州池州皆吳境也前拔居巢未取及伍胥乃取之耳居巢在東而六在西未取六不能有居巢及六潛旣取故此時乃取居巢矣濳之西爲豫章旣進取潛故迎擊楚軍于豫章然則此時并已取舒特史未言之耳

孔子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此文甚明也及爲仲尼弟子列傳則稱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又稱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

此右字似是左字之誤或作后字

而贊之曰弟子籍出

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瑩按列傳與世家不同蓋當時傳者不一子長固亦疑之莫能定也故以爲出孔氏古文近是孔氏古文者壁中書也子長從孔安國問故故通古文以此籍爲定足正諸家傳說之非而七十二人七十七人則仍兩存之益慎之又慎非子長之疏也後儒紛紛妄議陋矣

田文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十一

孟嘗君傳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錄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文能爲此言賢矣異日好客養士之志蓋已蓄于此矣世但言孟嘗君養士而忘此事故舉而出之爲厚積餘藏以遺所不知何人者告焉雖然孟嘗君死竟滅父所受之薛而絕嗣豈五日生子果不利其父母乎曰子善聚積更大于父業者多矣不旋踵而覆宗絕嗣者且倍多于文而負不肖名其于文也果孰優乎所可異者世有同時顯貴

爲相親見其子之不肖而猶黷貨不已日增益之其愚亦可哀也哉

春申君

春申君傳楚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獻之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今常州府地也是時楚都陳旣而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逼近于楚都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蓋先相楚在王都是時乃就國也春申君所封蓋兼今蘇常二郡地其獻淮北封地者以地邊齊懼受兵故獻之而請封吳乃楚腹內而越則皆楚地可遠害也當時自謀之情事蓋如此

謁刺

寸陰叢錄

卷之四

三

史記酈食其傳酈生謁沛公謝未服見生瞋目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又高祖紀乃給爲謁曰賀錢萬註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釋名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說文札牒也爾雅釋器疏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中庸方策註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札木簡之薄小者也余按方策簡古人以載典故之書札牒以通情事之文謁刺僅書姓名以通告見不得謂之同物異名

石慶

萬石君傳石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繫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

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醋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民數者四十萬公卿議請徙流民於邊上
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
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上書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
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
事余按天下方多事誠非宰相告歸之時獨恨其在位無
所建明耳若以天下不安辜職請罪誰曰不宜貪鄙庸人
計不出此也後世爲宰相如石慶者何可勝道吁可歎矣
然如武帝者方喜其謹順無違雖居相位可以惟吾欲爲
不撓吾事也此固聰明自喜之主不屑誘過于下正所以
自諱其過之情也哉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商時四裔方獻令

汲冢周書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
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爲四
方獻令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
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鰈之
醬鮫敵利劍爲獻正南甌鄉桂國損子產百濮九菌請令
以珠璣璫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鸚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
國思親枳已闕耳貫胃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
紕屬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
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嬾翠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
玉野馬駒駼駃騠良弓爲獻余按此四方諸國多見山海

經而匈奴大夏月氏莎車諸國名已見于此而以爲正北不在正西者湯時都亳自王都言之非如後世之都于燕秦諸地也鬢髮之鬢字廣韻集韻皆云子仙切說文女鬢垂貌曲禮不蚤鬢註鬢鬢也疏別治須髮也釋文鬢子淺反然則古云鬢髮卽今之剃髮也今東三省人自古卽剃髮矣于此可見意古惟鬢髮又云被髮後更編之尙書大傳所言編髮在殷高宗時固在湯後也正南桂國蓋其地產桂卽後世之交趾耳百濮在今雲南

張丞相傳

史記張丞相傳後敘列爲丞相者至元帝時匡衡爲丞相而未言其死蓋其時衡猶在也子長作史記事盡于武帝之年何得及元帝時匡衡爲相蓋褚先生之言也本傳後

寸陰叢錄

卷之四

十四

太史公曰云云至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子長所作止此孝武時丞相云云以下皆褚先生所補耳

大戴禮

大小戴禮記皆雜取周秦諸子儒家之言各爲一篇記之固多七十子之徒所說而亦不盡然也其稍近醜粹者則小戴所記爲多故康成作註至今遵用大戴所記可取者甚少然究是周秦古書自可與諸子並存若以等諸聖經則大不可乃近世妄人厭故喜新不問精粗醜駁反以爲勝于小戴諸記何異盲人道黑白乎厭棄朱子則尊鄭康成以駕乎其上也近世漢學諸賢之所弊也此則並康成所說而亦厭棄之欲駕大戴于小戴總由厭故喜新之一念爲之人心陷溺而不自知也譬如厭布帛者喜尚綾錦

既又守尚紅毛之咩羽而厭棄綾錦此本豪侈俗子之情
稍曉事者皆知非之乃讀書人亦復如此豈不哀哉

天道

周秦之際天道誠有不可知者始皇殺父以詐彊并六國
而得天下冒頓亦殺其父以詐彊并東胡月氏而大匈奴
始皇傳二世而亡猶曰天道有在也冒頓子孫竟數十世
豈天以禽獸畜之道不行于其地耶天爲中國篤生聖人
自黃帝堯舜以來接跡不已夷狄亦人也胡獨禽獸蓄之
不使聖人生其地而化其俗耶此則地氣之故天固有無
可如何者矣夷狄之地燒瘠斥鹵或不生水草故土風剛
勁人物蠢濁清淑之氣不存焉俊秀之民猶且難之聖哲
賢智之生雖中國不能常有况夷狄哉夫上古之世中國
寸陰錄 卷之四 五
之人弱肉彊食愚蠢無知亦猶之夷狄也天地之氣方礪
亭毒久之不知幾何年矣然後聖人出焉何况夷狄然則
地之產人物必待清淑之氣至焉然後靈秀所鍾挺生賢
智其風氣之開後于中國常數千年而終莫能及中國理
固然也天何容心于其閒哉然則天道可知矣恢恢大圓
其氣滂沲無所不周無所不至而有先後遲速不同蠢者
有時而靈高者有時而下一行乎自然之氣氣必運而後
至不可強爲也昭昭矣人之私智何能以測究之哉

角觶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獸則騏驎角觶註郭璞曰觶音端
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余
按此係觶未知卽元太祖所見之角觶否諸書皆作角端

六一轉

亨毒久之不知幾何年矣然

地之產人物必待清淑之氣至焉然後靈秀所鍾挺生賢

智其風氣之開後數千年而終莫能及中國理

固然也天何定其間則天道可知矣恢恢大圓

其氣滂沱無不周而後有先後遲速不同蠢者

有時而靈高者有時而下一自然之氣氣必運而後

至不可強為也昭昭長昭昭何能以測究之哉

角觶

史記司馬相如上則騏驎角觶註郭璞曰觶音端

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余

以此物也未知朝元太祖所見之角端否諸書皆作角端

